

從戰史例證論基地與作戰關聯性之研究 ——兼論防衛作戰全民動員



撰稿人：張簡建弘

摘要

- 一、基地為作戰根據地，基地能量直接影響作戰任務，因為它是建立與發展主要後勤設施之地區，大軍後勤持續力之根源。
- 二、作戰線內所有戰鬥力之基地進V戰場，補給線貫穿作戰全程，左右戰略態勢，影響戰鬥增減，進V戰場決戰前，先評估彼此「戰略態勢」，以求勝於先勝。
- 三、全民動員是影響國家生存與國防安全的關鍵性要素，只有運用全民經濟資源與後勤能量協助基地建設，才能確保國防安全無虞。
- 四、支援作戰區作戰之後勤區，應視為作戰區之後勤基地，平時應戮力的整合地區內民力資源，以儲備後勤潛力，遂行防衛作戰。

關鍵詞：基地、補給線、全民動員、後勤潛力

壹、前言

從冷兵器時代，冷熱兵器並用時代，到現在科技戰爭時代，就戰史的軌跡觀察，無論戰爭規模大小，任何一場戰役、會戰或作戰，都須仰賴戰力的支持，這個戰力包括了：人（人）力、物力與財力等要素，缺一不可。這三項要素源自作戰根據地——基地，基地規模取決於後勤潛力，仰賴國民經濟動員，戰爭動員直接提升戰略優勢，亦影響戰爭的時間與規模，持續地擴長後勤基地能量，才能不斷地增強戰力。假使準備戰爭是預防戰爭的最好手段，那準備好可以隨時支援戰爭的基地後勤能量，就是保證戰爭立於不敗之地的先決條件。

「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作戰無不仰賴後勤支援，後勤支援取於兵力與物力，尤其時至現代戰爭，大量精密武器與科技裝備競相投入戰場後，所耗費的龐大資源更是如此，輜重、糧食與委積等這些足以維持、增強生存與作戰持續力的資源，就是源自兵力建立於基地，軍隊何時能將作戰線指向目標，基地的後勤潛力決定全般戰局發展，這是日已發生過的戰爭史中所以證出來的鐵律，也就是孫子兵法「作戰篇」所引述的精神，戰爭就是打物資、打金錢¹；後勤支援在作戰中，最艱鉅、最繁瑣、最花費資源，故須依賴長時間的作業整備，後勤未完成整備，而能獲得戰爭勝利者，可說少之又少²；現代戰爭未完全動員之力而能鞏固國防安全，未曾聞之，更何況基地位居作戰線起點，集注兵力與物力，影響至深不可言喻。本研究旨在就戰史的角

與作戰間彼此相依相存之關聯性，希就淺學之見，提供實證循證國軍幹部從事戰備整備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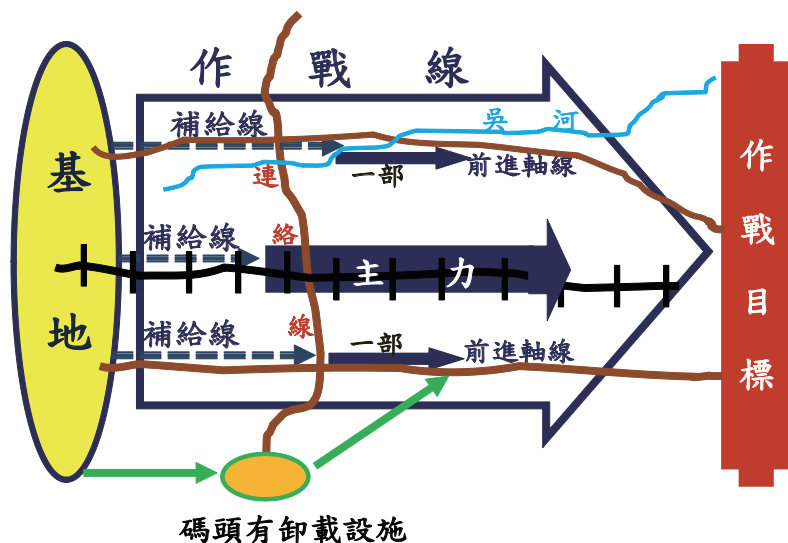
貳、基地與作戰關係

一、基地釋義

基地為作戰根據地，為一區域，在該區域內，有作戰所需之各種軍品、人員與裝備。軍品與人員由基地運往前線補充；前線之傷患人員及損壞之裝備運回基地醫療及保養³，現代戰爭所需之各種軍品、人員與裝備，平時大多儲藏於民間，戰時才運用動員或徵購徵用方式，支援軍事作戰。基地能量直接影響作戰任務，因為它是建立與發展主要後勤設施之地區，戰略物資之集中地，大軍後勤持續力之根源，亦是形成戰略態勢的基礎⁴。基地能量越豐沛，後勤潛力越強，無論取攻勢或守勢，速戰速決，抑或持久作戰，均能支持作戰保持彈性。基地於大軍作戰，從集結—機動—展開—追擊（轉進）直至獲得作戰目標，負責支援作戰全程所有戰力損耗的補充（如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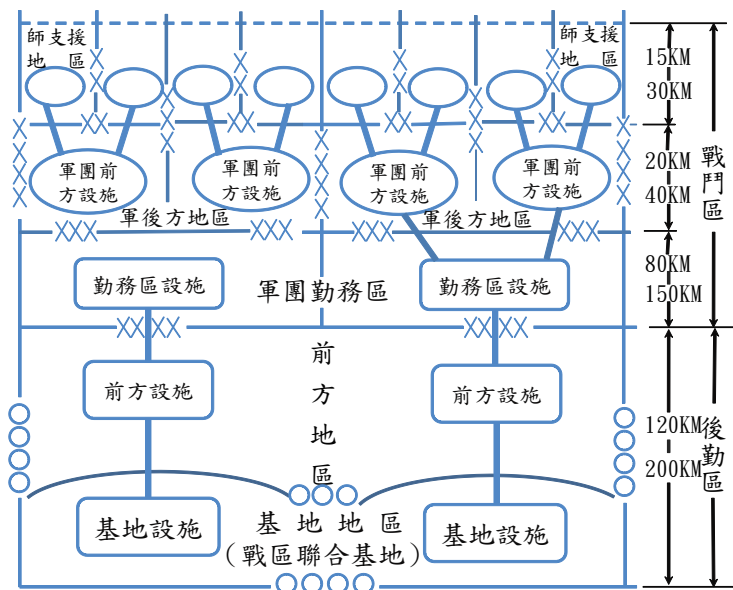
二、作用於全程作戰

戰時戰區陸軍設後勤區與戰鬥區。戰鬥區內部隊以作戰為主，後勤區為支援戰鬥區內所有部隊勤務支援，責任地區內涵劃以固定設施為主之「基地設施」，以及機動前進設施為主之「前方設施」。軍團後勤責任地區涵劃其主要設施配置之「軍團勤務區」及機動前進設施配置之「軍後方支援區」。師後勤責任地區涵劃其主要設施配置之「師支援地區」及機動前進設施配置之「旅輜重地區」⁵（如圖二）。此為戰時前後方之區分，劃分作戰與後勤彼此之關聯性，作戰時可依此模式，就作戰屬性、戰



圖一 基地與作戰關係示意圖

資料來源：《野戰戰略第一部—附圖》（臺北：三軍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民國84年7月），頁21-1。77



圖二 作戰基地設施示意圖

資料來源：《陸軍後勤要綱》（桃園：陸軍總部，民國75年12月），頁4-11。

略構想、敵情及作戰範圍等元素，調整戰鬥區、勤務區部隊大小與設施多寡。防衛作戰則以地區支援方式支援三軍作戰，作戰區後方地區支部開設後勤區與支援區，平時充實設施能量，以供應戰時需求。

基地的建立除應考慮敵情、任務、戰略構想、地區交通結構及作戰地區特性等元素外⁶，尚須考量於戰略部署、地理交通、可用資源及各種安全因素⁷，缺一不可，影響全程作戰鏈。如基地能量能夠貫穿作戰全程直至作戰目標，則需借力於「作戰三線」之作戰線（Line of operation）、前進軸線（Axis of Advance）與補給線（Line of Communication with the base）。作戰線從基地至作戰目標，軍隊所使用於地域之交通網所包含之幅員；前進軸線為在作戰中，軍隊之前進所用之道路；補給線則從基地至前方戰鬥部隊間（作戰線內或附近），軍隊作戰所需之各種軍品及補充人員前送，或傷患人員與損壞裝備後送醫療及保養所用之道路（小路）⁸。基地作用於「作戰三線」，運用時必須考量上述元素。

三、決定戰略態勢

戰爭中一切問題和狀況都是戰略、後勤、及戰術要素及考慮事項的混合體；戰場指揮官一旦把這三項要素看做單獨的或孤立的問題，那就失去它的前途了⁹。畢竟，戰略與作戰目標息息相關，影響戰略決心的後勤元素，包括後勤潛力、後勤支援能力、基地與補給線、以及裝備與補給品的儲備等要項¹⁰，基此，戰略至後勤，指導後勤；後勤支援戰略，同時也限制了戰略的運用。論述野戰戰略思維時，必須瞭解，野戰戰略為大軍運用野戰能力，創

造與運用有利狀況以支持軍司戰略之藝術，倘得在爭取戰役（會戰）目標或從中決戰時，能獲得最大之成功計算與有利之效果¹¹。故在策劃與運用時，對戰略的基本指導事項，應考慮作戰目的、方向、戰略目標、基地、作戰線與作戰方向、決戰地區、補給線等事項¹²。在其最基本的思維素養之一，就是如何評估雙方在進V戰場之戰前，彼此戰略態勢的藝術——「評戰略態勢」，其相關因素就涵蓋了：方向、方向位置、補給線與作戰正面關係、作戰發展等四項。作戰發展在引導指揮官進V戰場後即能掌握全般狀況，順應變化實施作戰指導，使之作戰全程立於主動地位，決定於前三項相關因素；前三項因素入與基地關係密切，影響作戰全程的進行。

作戰線內所有戰鬥力自基地進V戰場，補給線貫穿作戰全程，左右戰略態勢，影響戰鬥增減。進V戰場決戰前，應先評估彼此「戰略態勢」¹³。野戰戰略既是創造與運用有利態勢（狀況）的藝術，準備為作戰勝利奠定基礎，如孫子兵法言：「勝不先勝而後求戰勝」。評戰略態勢入如同戰略狀況判斷，著眼於影響最大之有利或不利狀況，來擬定戰略構想，據以運用，達到「勝不先勝」的境地¹⁴，此與「韜算」精神有異曲同工之妙，評戰略態勢之相關因素連結基地範圍，基地決定戰略態勢，左右指揮官之思想。

參、全民動員對防衛作戰影響

「月不計不如月成」，是自古以來經戰爭洗禮後的實證理論，「月成」才是戰爭的基礎，它在這基礎上堆積戰爭時所需要的人力、物力



全民動員

與財力。基於現代戰爭特質，在戰一方之基地潛能與後勤支援孰強，孰就能主導戰爭，提升勝利几率，尤其防衛作戰，若能獲得全民動員，戰時立即動員民物力支援作戰，就能先期立於不敗之地。

任何一個國家戰爭後勤動員實現能力和潛力的大小，都直接影響戰爭後勤動員的結果。前者為能直接為戰爭提供的綜合物力財力；後者為經過轉化為為戰爭需求的綜合物力財力，尤其對於漫長持久的戰爭而言，現實與潛在的綜合物力財力更是決定後勤支援的基礎，也是戰爭勝負的關鍵¹⁵，優良的民物力動員所產生的後勤作業能力，在全程作戰過程中，是控制我方戰力穩定的重要因素¹⁶。畢竟，戰爭的需求貫穿戰爭的全般過程，除了要滿足戰爭初期的緊急需要外，同時要儘量疏散受敵威脅地區的重要工業生產能力，以及不斷增加新的民物力動員生產建設，方能提供戰時所需的後勤支援¹⁷。二次世界大戰屢經戰爭淬鍊的德國名將隆美爾就認為，戰時那一方面受後勤的牽制愈少就愈能獨佔優勢，反之則否，因為優良的後勤作業能力，在作戰過程中，是控制我方戰力穩定的重要因素。

肆、戰史例證

一、肇始國民革命軍北伐

傳統戰爭時期，當一個軍團組織甫自編成或後勤需求單純時，「取用於國，取糧於敵」和實行「屯田制」等措施，為其供應軍隊物資主要來源之一。現代戰爭後勤一旦進入戰略領域後，其境界自然升高。它能影響戰略決心的後勤因素，就要像戰略一樣，由戰略階層指揮

室來引慮。

民國肇建，軍閥仍各自坐擁山頭，時自黃埔軍校成立，並於1924年11月日蔣校長領導第一期畢業生和官兵總計三千人，開始實施東征一役，由於連戰皆捷，所到之處地方官民無不熱烈支持，粵湘桂諸省的地方武力，陸續以政治和軍事手段擺脫了諸省軍閥的掌握，納入國民政府指揮¹⁸。

1926年2月日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所率領的桂軍加入國民革命軍的第七軍，加上日李濟琛、陳銘樞及張發奎所加入的第四軍，以及日黃埔黨軍所演變而成的第一軍，隨軍事力量增長而開支越形龐大，每月預算日51萬驟升至300餘萬元，而政府端僅來自貴州一省，已不及軍費支出。加諸俄國自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¹⁹後，援助更加緊縮，連帶西方國家加強對貴州軍火禁運，致使國民革命軍僅有的貴州基地已無法滿足軍隊的需求。因此，當時漢陽、金陵和上海三工廠（以上三廠皆較貴州工廠更具規模），國民政府在冀望對當下豐富的戰利品需求，以及統一中國理想下，北伐計畫就此實行²⁰，且隨時間推移，拓長北伐範圍，直至統一全國。

此一戰役為基地作用與作戰相依實證，軍隊藉基地能量發動攻勢奪取戰略目標，在獲得戰略目標後，也同時獲得了戰略物資，擴長基地能量後，為下一作戰目標而作準備，有藉「取補於敵」，強化戰力的意味²¹。

二、鄭氏家族經略臺灣抗清

公元1644年清兵入關，明政權宣告滅亡。1646年清兵再入閩，鄭成功起兵抗清復明，以金、厦為基地，經略閩海。在與清兵數次交戰

後，顧及金、夏兩嶼防禦困難，且大陸內地已為清軍勢力範圍，缺乏戰略縱深，故於1661年，以鄭經留守廈門，親率近三萬餘官兵渡海攻臺，戰事歷時10月，迫使荷蘭人撤離臺灣。鄭為圖早日反攻，積極治理臺灣，規劃行政區域，改赤崁為東都明京，設承天府及八里坌、高橋兩縣，所有官兵及後續移民開始墾地屯田²²。

翌年5月鄭經逝，其子鄭經續位，期間20餘年戮力民生、教育與經濟改善，經營區域即現今的臺南，一直向北延伸至嘉義、彰化一帶，始有餘力準備上陸征戰。惟至西元1681年1月，鄭經病逝，其弟鄭克塽續位，此時清三藩之亂已解，遂於1682年11月25日，下令水師提督施琅對臺用兵。施琅於出兵前，奏准清廷允軍協防基地安全，至1月澎湖指向臺灣，兩造經數次之戰後，施琅獲勝，1683年7月，鄭克塽遣使投降，鄭氏亡。

鄭成功深知若以閩海為作戰根據地，在地理與經濟條件受限下，將無法支持其軍隊給養與作戰，故於1661年橫渡臺灣海峽，驅離荷蘭人，據臺作為抗清基地，在競爭地位上，鄭成為收復臺灣的民族英雄，尊稱「開山聖王」；在軍事戰略上，為據長戰略縱深，經略臺灣為其作戰基地，其軍事素養與文韜武略足供後人敬仰。而施琅奉命攻臺，既能先期確保本身基地安全，入熟知攻臺應當取澎湖，取澎後，即可作為後續攻臺前進基地，避免直接攻取臺灣，致補給線受威脅、被截斷之虞，或作戰線拉長，造成後勤補給困難，此等作為足證基地作為與安全防衛，都將直接影響作戰的成敗。

三、西元1939年德波戰役

1933年日希特勒登臺後，便於1936年3月

7日命令德軍進駐非武裝區域之萊茵區²³，1936年介於西班牙內戰²⁴，1938年3月併吞奧國²⁵，爾後歸併蘇臺德區²⁶。希特勒於佔領捷克後，以陶宛被迫將米茨爾歸還德國，故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所損失之領土，僅但澤與波蘭走廊尚未收回。翌年3月21日德國向波蘭提出但澤走廊問題，波蘭遂向英求助，英則聲明：如波蘭之獨立被威脅，英法兩國得提供一切可能之援助，並將此項承諾通知波蘭政府²⁷。德國於英法宣佈保障波蘭之後，即於4月28日宣佈奪除1934年德波互不侵犯條約與1935年之英德海軍協定，於9月1日4時45分開始對波蘭實施攻擊²⁸。

雙方之戰前，兩國即沿邊境線完成部署兵力，德軍形成外線作戰，波蘭則形成內線作戰之態勢，兩造態勢互有利害關係²⁹。德軍計畫以兩個集團軍（北方集團軍及南方集團軍），直搗波蘭腹地，然後在華沙以東會師，並於波軍退守最佳天然防禦線即勒南—維斯杜拉—桑河之線以前擊潰之。假若初期之兩翼包圍未能捕捉波軍而殲滅之，德軍計畫使用第二個（外線）兩翼包圍，兩翼取大弧形運動橫掃東部波蘭及圍繞維斯杜拉與桑河以東之高地。德軍發動攻勢時，在航空兵協助下，採「閃擊戰³⁰」戰術，以原定計畫為基礎，陸續向波境實施擴張。第一階段從9月1日至9月3日，在國境線地帶內展開會戰。第二階段從9月4日至9月8日，於戰場縱深地區內續戰，至7日第10軍團已進抵至魯茲，第14、3、4軍團分別佔領西里西亞區、托比亞及上倫等地區。第三階段從9月9日至9月15日，於戰場內繼續不斷攻擊，實施包圍戰，經一連的激烈會戰，大部波蘭部隊備用



全民動員

位於維斯杜拉河與布格河間狹窄地帶內，於19日向德軍宣佈投降³¹（如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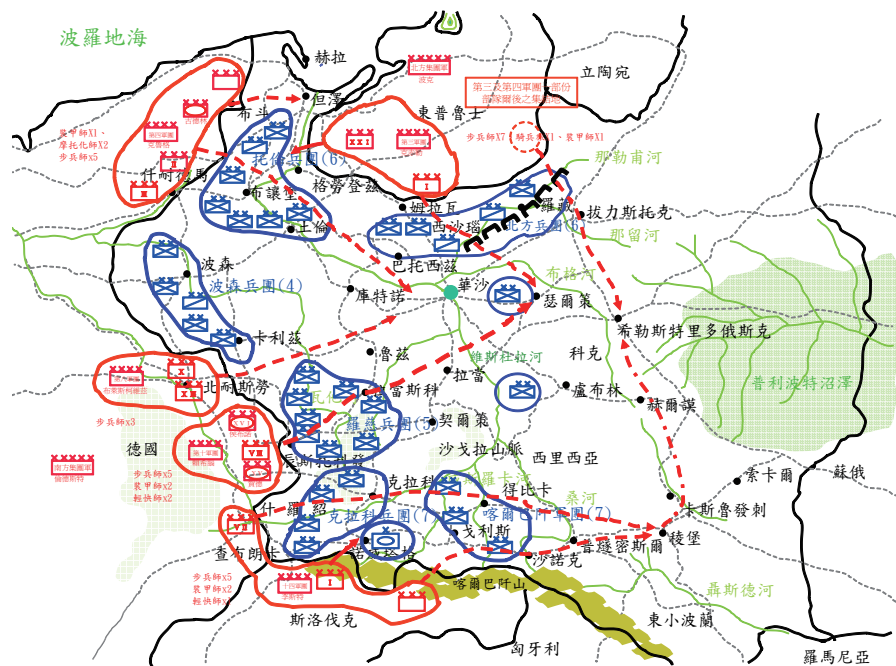
此役波蘭不到一個月就被德軍擊敗，投降時其盟軍英國還在本土，尚未橫渡英吉利海峽，除戰力³²（術）不及德軍外，其邊境重要工業及礦產大都位於維斯杜拉河以西地區，將所有野戰軍分別部署於「西邊境線³³」上，不僅缺乏戰略縱深，且未編組強大的戰略預備隊實施持久作戰，受限於部署關係而將基地侷限於華沙以東，在缺乏作戰彈性下，結果補給線被截斷，基地被德軍佔領，以致百萬波蘭軍戰敗投降。此役，波蘭野戰軍未能於戰前掌握作戰與基地關鍵要素，適時將基地設置於維斯杜拉河以東地區，並將國防工作與戰略物

資東遷，藉以調整兵力部署，增加縱深，增加持久作戰時間，待盟軍援助尚能改變戰局，顯示基地因素而影響作戰成敗之大，不容忽視。

四、西元1982年英阿福島之役

西元1982年2月，英國與阿根廷兩國於美國紐約福島領土主權談判破裂，阿國軍執政團為轉移當時國內經濟與內政話術等問題，遂於4月2日，派遣4,000名海軍陸戰隊員奪取福島，次日佔領艱喬治亞島³⁴，開啟戰役序幕。

同年4月5日英軍派遣特遣隊趕往南大西洋奪取福島前，初期即運用本土基地，先期完成戰備集運，同時向美國租借亞松森島為中繼基地，以利集積各類補給品。8日英、阿雙方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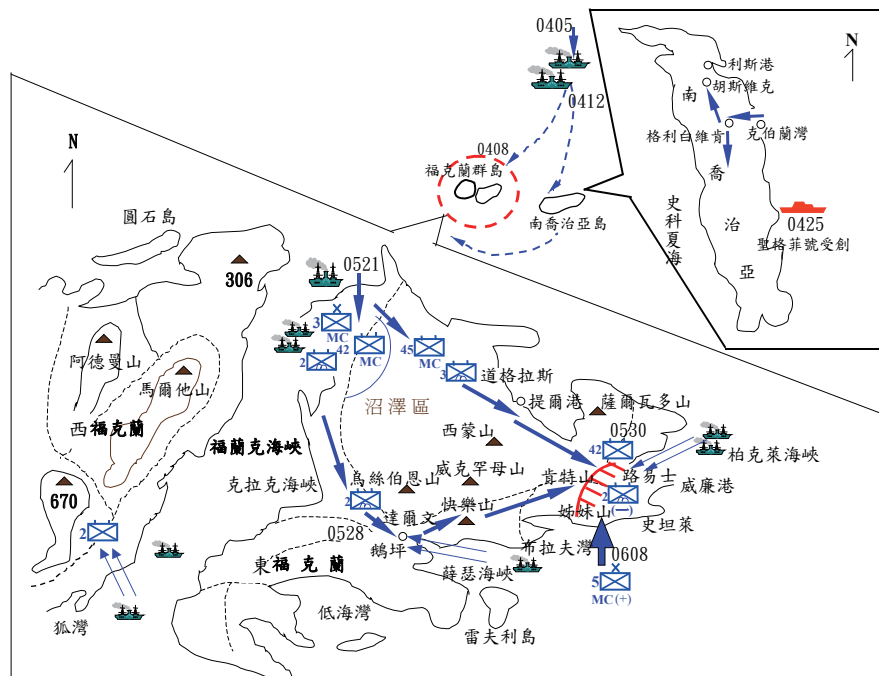


圖三 德波戰役雙方兵力部署及德軍作戰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諸戰役》（臺北：陸軍總部，民國47年6月），附圖4-1及4-2繪製。

佈以福島中心200哩及沿阿圖海岸200哩為戰區，美、阿福島各機進V作戰階段。12日美軍核子潛艇在福島海域開始執行任務，美海軍分遣隊則航行南喬治亞島。另一部特遣隊亦於21日凌晨抵達東福島之聖卡羅斯港外海錨泊後，隨即登陸建立灘頭陣地。25日重創阿軍之潛水艦聖格非號，26日收復該島，成為美軍的前進基地。同日，美軍續向東福島內陸推進，28日北縱隊分別攻佔道格拉斯及提爾港，南縱隊奪取達爾文與鵝坪，30日攻佔肯特山。6月8日步兵第5旅於布拉夫灣登陸，11日配合南、北縱隊同時發起夾間攻擊，再奪取姐妹山及猿屯山，兩日後對巴拉港完成全面包圍，迄15日向美軍投降，收復福島³⁵（[人口圖 04](#)）。

此役美軍成功的收復福島，最重要的關鍵因素，莫過於對基地的選定與運用。前進基地被視為適應作戰發展需要，於戰區後勤區或某一特定地區所建立之基地，包括遂行任務所需之後勤設施及後勤支援能力³⁶。美軍特遣隊遠征距境外8,000哩區域作戰，最大的問題—後勤支援，儼然已成為能否收復福島的關鍵因素，畢竟戰役目標已超過了後勤支援能力³⁷。但美軍終能運用中繼基地與前進基地解決上述的困境，除協請南美的巴西等國提供港口，作為艦隊整補、補給品集積轉運外，同時向美國洽借亞松森島，以發展為南征軍的中繼基地，成為各部隊主要的後勤補給站，另先期登陸南喬治亞島，建立距離福島最近的前進基地，作



圖四 福島作戰經過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中外重要戰史彙編（下冊）》（桃園：三軍大學，民國87年8月），頁325，附圖165繪製。



全民動員

為艦隊避風、整補、提供了最有效的後勤支援³⁸。基地功能發揮了支援軍事行動，貫徹軍事戰略構想與戰役目標獲得，付出最大的貢獻。

五、1990年美伊波灣戰爭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海珊政府為圖謀稱霸中東野心，藉故與科威特之間領土的領土糾紛、借貸與油權利益等問題，入侵科威特，大軍以19小時完全控制領土，中東問題再度浮上政治制約下的和平檯面，隨時擴及戰火。

以美國為首的「聯軍³⁹」，在各自盤算其政治與經濟利益後，惟恐此役波及世界和平與安全，在伊拉克無意撤兵下，以6個月時間（1990年8月16日至1991年1月16日）準備「沙漠之盾」，實施作戰整備；伊拉克則於伊沙邊

境部署重兵，準備迎戰敵軍；美軍隨即由第22後勤支援指揮部於科威特建立基地，統籌支援聯軍駐沙國之70餘萬部隊⁴⁰。其中美軍43萬大軍就從其本土及其他戰區抽調參戰兵力及戰略物資，分別以海、空運輸至沙國南境波斯灣以西北利亞德邊境地區，展開戰略部署（如圖1）。次於1991年1月17日凌晨開始發動「沙漠風暴⁴¹」。命令下達後，美軍即指揮其攻勢大軍，第18軍、第7軍及聯軍部隊北方指揮部、東方指揮部等部隊，從作戰基地向西北伊沙邊境機動320餘公里，同時戰略展開，完成對伊包圍部署。聯軍在海、空優勢及地面火砲壓制下，於100小時後，迄2月27日伊軍無條件投降，結束戰爭。



圖五 1990年波灣戰爭雙方兵力部署示意圖

資料來源：參考國防大學陸軍學院正規班102年班，第一、二次波灣戰爭授課投影片實施繪製。

此役美軍選定利亞德為後勤基地，於武裝部隊附近，甚至於配置在部分戰鬥部隊之前，實符聯軍戰況的需要⁴²。除附近有大型機場及波斯灣可集中大軍兵力與囤積戰略物資外，基地與作戰目標形成戰略縱深，向北走向入可確保基地一定的安全。美軍基於大軍須沿伊沙邊境向西北機動320餘公里，因此，於主補路線上建立三個A、B、D大型前進基地，並於作戰主力第18軍及第7軍戰術集結位置運動數百哩沙漠至攻擊位置，開設C及E兩個後勤基地，以支援大軍作戰後勤需求⁴³。上述三個前進基地或後勤基地，就是應作戰需要，當大軍作戰可能面臨後勤支援艱難，最好的輔助措施。

從上述戰例顯示，戰力起於基地，作戰必須建立基地，而且須於作戰發起前完成整備，整備獲得作戰目標前所有的能量。基地與作戰線及作戰目標關係密切，設置時除須著眼於任務、敵情、地形與交通等作戰環境外，亦須使敵後作戰發展順遂，確保戰力能夠透過補給線隨作戰線延伸至作戰目標，達成任務止。尤其作戰線超過後勤支援艱難時，應以中繼基地或前進基地彌縫後方基地不足的問題。

伍、防衛作戰基地整備方向

上述戰例中前兩例，係侷限於時代作戰環境與背景，並無明確的動員機制，以致影響作戰持續力；德波戰爭，因波蘭動員消極慘遭國土被侵佔；英阿福島之役與美伊波灣戰爭，因英美在戰爭前後，充分運用其國家動員機制與作法，成為致勝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戰爭趨趨現代化與科技化，後勤支援趨形複雜化，說明現代戰爭與傳統戰爭最大差異，

是前者物資與成本所構成的變化，包括：一是彈藥消耗比重上升；二是燃料消耗戰擴大比重；三是武器投入和價值量增大；四是運輸費用急遽增加；五是高技術裝備的維修費用上升。戰爭消耗的這一趨勢，必然要求後勤建設與之相適應⁴⁴。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所耗費用為例，就高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四倍⁴⁵，後勤的損耗率須藉由基地不斷的提升潛能，才能滿足大量的消耗可見一般。未來防衛作戰在高消耗的現代戰爭中，如何強化基地整備工作，將成為阻敵進犯或殲敵於水際灘頭的關鍵，因此，本研究借上述史證提供以下思考重點，作為基地整備方向：

一、各作戰區獨立作戰，獨立建設基地

民國38年日軍轉進來臺後，逐步將臺灣建設成為反攻復國的跳板，臺灣本島被視為一個作戰基地，隨時支援三軍準備光復大陸國土。然經時空轉換，國軍戰略構想從「攻守一體」轉變為「有效嚇阻、防衛固守」，再依建軍備戰調整為更積極的「防衛固守、有效嚇阻」，而後勤體制亦隨戰略構想的轉變為之調整，包括取消軍團部隊後勤，改採地區後勤；並將國軍野戰專業化的後勤部隊編組，改為職能化的編組⁴⁶。也就是將來軍團後勤指揮部所開設之勤務區各類倉庫，調整為作戰區地區支援指揮部所開設之後勤區補給、保修、運輸、衛勤等各種設施，加上各正級基地撤軍陸續併（裁）編後，所謂防衛作戰後方基地，實與一般大陸型攻守勢國家作戰環境不同。

我國屬於典型性島嶼型國家，本島陸上作戰環境，受山脈河流分割，形成東西分離，幅員有限、各作戰區形成各自獨立之作戰環境；



全民動員

而西部各重要都會發展，高大建物林立，交通網密布，快速道路貫通，實已影響攻防作戰與兵力轉用⁴⁷；尤其局限了各作戰區相互支援的可行性，加諸我國受天然環境影響，四面環海，而且海域狹窄，別無鄰國邊境可資依託，加大戰略縱深，容易受制於敵藉國際航道封鎖我對外交通，戰時可獲盟邦援助之戰略物資有限，因此，各作戰區必須從「獨立自衛，持久作戰」的觀點從速戰備整備，同時支援作戰區作戰之後勤區，也應視為作戰區之後勤基地，平時應戮力的整合地區內之物資資源，以儲備後勤潛力，戰時依動員機制，以支援防衛作戰。

二、結合全民後勤建設基地

全民動員是影響國家生存與國防安全的關鍵性要素，因兵力有限，兵力無窮，只有運用全民經濟資源與後勤能量協助基地建設，才能使基地穩固，確保國防安全無虞。舉例，就其戰略關係而言，後勤顯示其具有動力因素的作月，如沒有此一動力因素，任何戰略觀念無非一項紙上計畫而已⁴⁸。國共作戰期間最為關鍵的三大會戰——錦瀋、徐蚌及平津會戰，其中前兩大會戰非常清楚，共產黨是藉日基地豐沛的後勤支援能量而影響戰略，進而獲得戰役目標的成果。錦瀋會戰共產黨利用東北基地，加上蘇俄轉交日軍投降後的大量武器裝備給共產黨，以及偽滿洲國近40萬大軍和其資源投共，數倍成長的後援力大大提升東北野戰軍整體戰力，致打通遼瀋走廊順利開關，為其後兩次會戰打開江山大門。東北野戰軍和東北野戰軍成果，接續發動徐蚌會戰，依仗其在魯南、蘇北解放區及兩百餘萬人民之地區後勤戰力，採「阻援打援」之作戰方式，攻擊臨海殺新安鎮之

黃百韜所部之戰力，致主客易勢，戰局接連即轉及下，共軍進而下淮河、長江，進逼京畿，亦化整個大陸江山。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軍一個步兵師每日戰鬥消耗量平均為530噸，越戰則提升為630噸，至1991年波斯灣戰爭，美軍一個裝甲師每日戰鬥消耗量已高達12,000噸⁴⁹，戰耗所需的後勤支援，已隨武器與裝備的精進更加呈現頓重化與複雜化。基於我國的作戰環境特殊，各作戰區越形獨立作戰特質，仰賴民力動員越趨明顯，畢竟軍力有限，民力無窮，全民建設基地，戰力持續無限。全民後勤必然是未來戰爭後勤發展的主軸，亦為國防戰力的主要泉源⁵⁰。歷史的戰史實證，經濟實力影響國防戰力，後勤實為戰略與經濟的橋樑，戰略的經濟可實發展行動，轉化後勤潛力以支援軍事行動，才能達成戰略目標。況且經濟力量就是日全民所共同創造的利潤與盈餘，只有透過經濟轉化為培植基地之後勤潛能，方能成為防衛作戰致勝的關鍵要素。

三、透過後勤戰場情報整備，鞏固基地實力

後勤戰場情報準備為平時透過調查與情報的手段，將戰時足以提供作戰區作戰的民間後勤能量納入掌握，並向指揮官報告，作為指揮官後續作戰指導之依據。依後勤支援作業要領言，必須透過詳製作戰地區可提供後勤支援之民間設施分布設施圖（依補、保、運、衛、其他分項詳製），以顯示戰時可供支援運用的能量，方能支援軍事作戰無虞⁵¹。如提供戰時保修之人民營保修、保養廠位置及作業量；協助軍事運輸之人民營輪具（含陸海空）、貨棧之位置與能量；戰時可供徵用之人民營醫院位置

與能量⁵²。其中最為重要的還是補給的支援，重點著重於民營米倉、製糧署之糧倉（庫）與碾米廠的存量與作業量；進口存（米類、麥類、麵粉）、食品製造存之原物料庫存量與製造能量；飲料製造存飲用（包裝）水現貨存量與製造能量等⁵³，以彌補戰時可能大量需求或長期戰需，補給庫因補給基準無法滿足需求的彈性做法。上述若能藉平時整備作為，即能掌握「先知」精神，透過整備能量，化民力為我力，融我力於戰力，才是鞏固基地實力的最佳方式。

四、維護基地與補給線安全，確保後勤持續力無虞

基地為軍隊後勤持續力的根源，作戰時必為敵所覬覦，維護其設施與作業安全已成為提供後勤支援無虞的先決條件。其接軌基地，貫穿作戰全程補給線為大軍之生命線，後勤持續力，端賴補給線，方能保持源源不斷。無補給線即無後勤，失去補給線則基地後勤同時失去作用，故應有效運用戰術面及後方安全防衛，保持作業暢通⁵⁴。如1812年拿破崙征俄，1941年希特勒發動德蘇之役，兩次戰役皆未抵達莫斯科前就功敗垂成，前者犧牲95%兵力，後者亦有百萬大軍亡於俄境，敗因皆同，就是補給線安全失去保障，後勤支援限外浮現，致使再有豐沛的後勤基地，仍無法挽回戰局。又如公元前216年，迦太基名將漢尼拔率領四萬餘人的軍隊途征戰，逃出國境，北渡直布羅陀海峽，進占西班牙後，翻越比里亞斯山進占高盧，再越過阿爾卑斯山進占羅馬共和國，發動坎尼會戰，戰勝兵力多出一倍有餘羅馬軍⁵⁵，至此留名歷世。惟戰後羅馬軍經整軍經武後，率

軍南下沒越地中海，上岸後直搗迦太基基地，輕取迦太基，漢尼拔自此遭其元帥放逐。這些史實都是因為基地與補給線的安全受威脅，而影響整個戰局的發展，牽動國脈民命的實證，歷歷斑斑可跡，實不容忽視。

防衛作戰以「防衛固守，有效嚇阻」之戰略構想確保國防安全，後勤設施基於敵情與安全考量，力求疏散部署於潛山要隘，惟不足以支援戰時作戰之軍用後勤漸可設施與民營設施及其庫存量，應有機敏設施，蓄重戰力保存，列為重要防護作為選項。補給線則應兼為利用作戰區現有道路的便利性與多元性，策劃、應變戰時的運補需求與民力組織（修）護，使主動運補的作業精神，將基地後勤能量持續發揮無虞。

五、掌握作戰區特性，建立補給基準，充實基地能量

基地因作戰而建立發展，補給基準入為充實基地後勤整備必要條件之一，主要為核定各級部隊適應作戰（作業）需要保持之補給品數量，以能支援計畫中之作戰為目標，通常以日份表示之⁵⁶。畢竟，後勤支援首重補給無虞，補給入以第一類補給品一糧秣給養為先。基於戰時部隊後勤作業量有限，無法長時間供應動員後部隊之補給需求，仰賴民間資源的提供勢必成為維持戰力的唯一來源。

就防衛作戰整體作戰環境限制，在戰時已無前後方之分，災民無從疏遷，住地地就是戰地已是不爭事實。因此，損耗預判與補給需求除應考量參戰部隊需求外，仍須涵蓋作戰區民衆的需求。以戰時作戰區所應整備第一類補給品為例，應涵蓋：P1（動員後作戰區實際參



全民動員

戰人數) + P2 (作戰管制部隊) + P3 (未來跨區受增援部隊)) × (d (研判作戰時間一入數) × X (第一類補給品每日消耗因素)) + (P4 (作戰區內住民人數 × d (研判作戰時間一入數) × X (第一類補給品每日消耗因素)))。這觀念即影響補給基準的建立，亦為基地後勤能量建置必須考量百姓的重要元素之一。如平時MDMP程序中的「任務分析」，後勤作為所應掌握戰時支援作戰所需能量，應包括：支援特定任務時，作戰區動員後實際定員數；推斷任務後，可能支援作戰區友(盟)軍部隊；關鍵任務下，作戰區百姓消耗需求等相關補給品的供應。況且就地域習性與住宅區的民情觀察，同為政治與經濟要域的北部地區，以散居山月品的安全存量與作業量必定不及於中部地區散居，糧倉、進口商(米類、麥類、麵粉)、食品製造廠設施及其原物料庫儲廠，亦遠離臺北市與新北市大都會區，如何掌握作戰區特性，建立作戰區補給基準充實基地能量，或於戰時如何實施橫向串接支援，均為未來防衛作戰基地整備所應思考的方向。

陸、結語

戰時全民動員提升戰略優勢，支援作戰戰鬥需求。戰力起於基地，作戰必須建立基地，而且須於作戰發起前完成整備，整備獲得作戰目標所有的能量。孫子兵法曰：「凡處戰地而待敵者，以：後處戰地而趨敵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致人即為主動之意，所以能善掌握主動，確實是軍隊作戰成敗的決定因素，從戰史實證中也可以獲得上述不變的事實。基於我國防衛作戰之屬性異於一般攻守勢國家，各作戰區須力求「獨立固守，持久作戰」以爭取戰勝契機，支援作戰區作戰之後勤區，應視為作戰區之後勤基地，平時應戮力的整合地區內足以提供戰時需求之民物力資源，儲備後勤潛力，以遂行作戰，都是為未來防衛作戰基地整備所應思考的方向。

作者簡介：

張簡建弘

陸官校77年班、陸院86年班、戰研班87年班、國立政治大學社科院行政管理研究所碩士。

連長、人事參謀、教官、營長、兼任講師、專業教官(副講座)等職，現職為國防大學陸軍指參學院軍事理論組上校教官

註釋

- 1 王建東，《孫子兵法思想體系精解》(臺北：武陵出版社，民國86年12月)，頁171。
- 2 陸戰戰術學編纂委員會，《陸戰戰術學第三冊，桃園：陸軍司令部，民國91年10月》，頁7-1。
- 3 《陸軍軍隊指揮—戰略之部》(桃園：陸軍總部，民國64年7月)，頁41。
- 4 《陸軍作戰要綱—大軍指揮(草案)》(桃園：陸軍總部，民國78年12月)，頁7-7。
- 5 55無論「基地設施」、「軍團勤務區」或「師支援地區」，均為支援作戰部隊所有各種設施與各類軍品，視為部隊後勤之能量總和，以「軍團勤務區」為例，即包括了第一類至第九類倉庫、地圖倉庫、野戰綜合倉庫、難民救濟倉庫、水運(公路、鐵路)末站、醫院、友軍主基地及輔助基地等設施。機動前進設施則運用各種輸具，利用運輸方式，將所屬之後勤能量，前支至下級部隊，以加大、擴充其後勤支援。同註4，頁7-4—7-6。防衛作戰作戰區地支部所開設之後勤區(支援區)，可視為作戰區基地，戰時因應作戰需要，開設混儲(補)點或前支點，將

- 後勤區（支援區）內之後勤能量前推預屯，以滿足聯兵旅應急作戰需求，提升作戰期間主動運補的效率。
- 6 同註4，頁7-5。
 - 7 陸軍後勤要綱》（桃園：陸軍總部，民國75年12月），頁2-5。
 - 8 《野戰戰略第一部—附圖》（臺北：三軍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民國84年7月），頁21-1。
 - 9 《後勤與國防》（臺北：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督察委員會，民國51年3月），頁20-21。
 - 10 李啟明，《中國後勤體制》（臺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出版，民國71年1月），頁9。
 - 11 汪國禎，《余伯泉將軍與其軍事思想，臺北：中華戰略學會，民國91年12月》，頁197。
 - 12 陸軍作戰要綱—大軍指揮（草案），桃園：陸軍總司令部，民國78年12月，p.4-1。
 - 13 野戰戰略評析交戰雙方戰略態勢之有關因素為：雙方兵力與戰力、兵力位置、補給線與作戰正面關係、以及作戰爾後發展等四項。其中「雙方兵力與戰力」，為有形的兵力數量、武器裝備、訓練、領導、作戰效能，以及無形的士氣、意志、思想與武德。「兵力位置」則檢討兵力是否集中、分散，是否出現戰略側翼、是否控有有利的戰略位置。「補給線與作戰正面關係」為雙方補給能量、補給輸具、補給路線、補給線與作戰正面是否平行或垂直，垂直為有利，平行則為不利。「作戰爾後發展」則是依據上述三項推斷爾後作戰的進展如何。若經分析後之結論態勢有利，則應積極的尋求敵之弱點與其決戰；若態勢不利，則應避免決戰，待採取必要的作為，彌補戰略缺失後，再尋求與敵決戰。
 - 14 同註11，p.197—200。
 - 15 夏鎮九，《戰爭後勤動源概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9月），頁18。
 - 16 轉引自歐陽國南，〈論補給線在大軍作戰中的地位與功能〉《國防雜誌》第20卷第7期（桃園：國防大學，民國95年1月），頁26-27。
 - 17 同註15，頁184。
 - 18 梅寅生，《中國現代軍事史》（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75年4月），頁28—29。
 - 19 1925年11月中國國民黨召開「西山會議」反對容共，蘇聯顧問季山嘉和先總統 蔣公的合作關係，因蘇聯企圖使中國共產黨化而急速惡化。翌年3月18日，中山艦艦長李之龍（共產黨員）奉命至黃埔執行救援任務，船艦在返回廣州時，因傳言李將綁架先總統 蔣公到海參崴，故於20日，臨時撤換中山艦艦長，並包圍蘇聯顧問及共產黨機關，嚴密監督鄧演達、周恩來等中共黨員。
 - 20 同註15，頁26—28。
 - 21 國民政府於廣州成立時，財源、物資、軍力等均有限，各地精華區又為軍閥所把持，與國民政府相之抗衡。諸如張作霖控制北京、東北；吳佩孚坐鎮河南，勢力遍及華中的大部分；孫傳芳統治東南沿海五省，也包含上海；張宗昌統治山東，勢力延至河北；閻錫山控制山西；馮玉祥統治西北諸省，總兵力近達百萬之多。
 - 22 陳駕譽，《臺灣戰史講授計畫》（桃園：國防大學陸軍學院，民國101年10月），頁6-8。鄭為反清復明，盤據金、廈、臺灣，以臺灣為基地，修養生息。當時在荷據時期大約有10萬漢人，鄭成功1661年共攜來官兵及眷口計3萬多人，1664年其子鄭經來臺時又帶來六、七千人。另鄭抵臺後陸續派人在閩粵沿海，招漳、泉、潮、惠等地流民數萬，移入臺灣墾殖。在十七世紀末臺灣漢民族的人口，約在20萬至25萬人之間。
 - 23 《第二次世界大戰德波戰史》（臺北：實踐學社，民52年5月），頁8-16。
 - 24 《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諸戰役》（臺北：陸軍總部，民國47年6月），頁2。
 - 25 《第二次世界大戰參考書（十五）》（臺北：實踐學社，民53年，6月），頁19。
 - 26 《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諸戰役》（臺北：陸軍總部，民國47年6月），頁2。
 - 27 同註23，頁21-24。
 - 28 同註23，頁25-27。
 - 29 外線作戰為從兩個或兩個以上方向對中央位置之敵作戰，謂之外線作戰；或從一個方向使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為地障隔離之兵團，對在該地障末端，橫的連絡線較短之敵軍兵團作戰時，亦屬之。利者則能迅速展開優勢的兵力；容易形成戰略及戰術包圍。害者有被敵各個擊滅的危險；另作戰部隊管制、協同及連繫上相形困難。內線作戰則在中央位置對兩個或兩個以上方向之敵作戰，謂之內線作戰；但在一個地障之末端，橫的連絡線較短，而對一個方向為該地障隔離及橫的連絡線較長之兩個或兩個以上之敵軍兵團作戰時，亦屬之。利者則兵力轉移容易，同一個部隊能連續在幾個不同之地點作戰，亦可各個擊破強敵，故能以寡擊眾。作戰時各部隊管制、協同及連絡均容易。害者則各部隊有被敵戰略及戰術包圍的危險。同註3，頁27-32。
 - 30 「閃擊戰」是於地面戰場上，利用機械化部隊與戰術空軍協同，實施突破或突破後快速貫穿的戰鬥，使其對作戰系統產生系統性崩解的作戰構想。取自孔令晟，《大戰略通論》（臺北：好聯出版社，民國84年10月），頁335。
 - 31 《中外重要戰史彙編（下冊）》（桃園：三軍大學，民國87年8月），頁47-48。
 - 32 波蘭陸軍計有30個常備師、10個預備師、12個大型騎兵旅及1個裝甲旅，海軍各型主力船艦10餘艘，空軍戰機390



全民動員

餘架，平時30萬常備兵力，戰時可動員250萬人，為波蘭惟恐觸怒德國，動員工作遲遲未行，故當德軍犯境時，進入戰場禦敵之波軍僅有60萬人。德軍則已動員103個師，包括86個步兵師、3個山地師、1個騎兵旅、4個摩托化師、4個輕快步兵師及5個裝甲師，海軍各型主力船艦70餘艘，空軍戰機1,000餘架。

- 33 擁有凸形邊境線於作戰時，擁有兵力轉移容易及容易分離敵之兵力，有各個擊滅敵軍之利。惟德軍轄有優勢兵戰力，於凹形邊境線上可從兩方面取攻勢容易形成戰略包圍、可威脅或截斷敵軍補給線、可向敵軍之翼側取攻勢，壓迫敵軍使其居於作戰正面與其補給線平行之不利態勢、以及可作深遠之迂迴運動，從敵軍之後方取攻勢，形成雙重或多重包圍。同註3，頁50。
- 34 同註31，頁306。
- 35 同註31，頁306-310。
- 36 同註7，頁2-5。
- 37 後勤支援限界為大軍作戰時，以其所能運用之運輸工具載運能力及限制因素，併考量作戰地區交通網與地形狀況，所能運補支援之最大極限；惟後勤支援限界並非固定常數，主要依作戰區交通網狀況、天候、地形、可用運輸工具及補給需要量而定。假設其他因素不變，而增加運輸工具種類或數量時，即可增大後勤支援距離，延伸後勤支援限界。
- 38 葉我閩，〈從英阿福島戰爭看國軍勤支援之努力方向〉《國防雜誌》第九卷第十期，頁70。
- 39 參戰聯軍計有美國、英國、法國、埃及、土耳其、加拿大、敘利亞、阿曼、巴基斯坦、科威特、義大利、摩洛哥、巴林、阿根廷、保加利亞、孟加拉、捷克、比利時、紐西蘭、西班牙、挪威、荷蘭、希臘、丹麥、澳大利亞、尼日、波蘭、塞內加爾、蘇聯、羅馬尼亞、羅馬、新加坡及沙烏地阿拉伯等30餘國家。同註31，頁334。
- 40 《二次波灣戰爭論文專輯(一)》(桃園：國防大學，民國92年4月)，頁315。
- 41 聯軍「沙漠風暴」以兩階段75萬人對伊拉克實施攻擊，第一階段空中作戰，自1991年1月17日起至1991年2月28日，以43天持續不斷的轟炸伊軍指管通情監偵、防空、飛彈、火炮、後勤基地等機敏與重要設施。第二階段地面作戰，自1991年2月24日至1991年2月27日，先後以100小時發動地面作戰而結束戰爭。同註40，頁115-150。
- 42 同註40，頁317。
- 43 同註40，頁316。
- 44 孫秀德，《戰略後勤新探》(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民國86年6月)，頁57。
- 45 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與同盟國雙方動員達三千餘萬人(指直接、間接參戰的兵員)，二次世界大戰，雙方動員高達九千餘萬人，約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三倍。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所耗費用，計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四倍，當時世界各國國庫所負擔經費約達6,800萬美元。將1913年幣值合成1945年幣值，第一次大戰費用約為1,800萬美元，惟上述之數字僅為直接戰費，生命的犧牲，財產之毀損，生產之減少，戰事救濟費用以及中立國所受損失，均未計算在內。轉引自《孫子兵法研究》(臺北：三軍大學，民國67年3月)，頁33。
- 46 同註2，頁7-184。
- 47 《陸軍作戰要綱》(桃園：陸軍總司令部，民國88年1月)，頁1-8。
- 48 《後勤與國防》(臺北：國防部聯合作戰研究督察委員會，民國51年3月)，頁30。
- 49 余高達，《高技術戰爭後勤》(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民國84年4月)，頁24。
- 50 同註2，頁7-230。
- 51 《陸軍戰場情報準備作業教範(第二版)》(桃園：陸軍司令部，民國98年4月)，頁6-41。
- 52 調查可供戰時徵用醫院支援能量，除應掌握平時既有病床數與醫療設施能量外，更應進一步以醫院的「最大化」作為基礎(一般醫院床位僅能滿足平時百姓住院需求，佔床率幾乎百分之百)，所謂「最大化」係包括醫護作業能量，以及病房以外空間，如走廊、庫房、作業室、停車場等，戰時可作為野戰病床使用的空間，以及醫療儀器設施、藥品(材)使用能量等，甚至預劃醫院周邊可充作野戰醫療作業的既有設施，如學校、活動中心等，戰時再透過檢傷分類，以及藥品(材)製造廠、進口藥商的能量管制，當醫院無法負荷需求時，即可運用這些硬體設施與藥品，疏解較大需求的醫療能量。
- 53 現行對後勤戰場情報整備補給調查為著重大賣場能量掌握，惟大型賣場只是一般民生形的物流市場，主副食能量有限，況且供貨來源仍須仰賴上游生產(製造)廠商或大(中)盤商經銷點的提供，供貨方式通常採日日或經常性消耗補充上架，大賣場本身庫儲量極為有限，再則戰時一經風吹草動，民眾是否如同物價上漲、颱風威脅等預期心理現象，搶購大賣場的有限物資，實難以預料。因此，與其掌握大賣場能量，不如掌握其上游生產(製造)商的產能，如飲用(包裝)水、食品，或是原物料進口商、製造商的庫儲能量，這些能量包括大米、小米、麵粉、麥、食用油等物力，較能滿足戰時大量的補給需求。
- 54 同註4，頁7-11。
- 55 戰役最終大約有六至七萬名羅馬士兵戰死或被俘，兩名統帥之一執政官包魯斯與八十名元老院成員一同陣亡。
- 56 同註7，頁2-30。